

十三經註

四七二  
479  
55



昭  
公  
傳

門 12  
疏  
卷

東  
學

春秋左傳註卷第四十一

昭元年

所錢支  
有恂那

晉 杜 預 註

昭公

名禚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  
遜于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三年薨于  
乾侯諡法威儀恭明日昭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

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

魯火左傳

卷四十一

昭公

一

稽古樓

春秋  
曹人于號

招常  
遙反

招實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  
年公子友同今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  
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  
衛在陳蔡上先至於會

三月取鄆

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真  
廉反

稱弟罪秦伯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無傳三同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大原晉陽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國逆而立之曰入

莒展與出奔吳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一

昭公

二

晉古婁

弑君賊未會諸侯故不稱爵

叔弓帥師疆鄆田

春取鄆今正其封疆

葬邾悼公

無傳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九倫反

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

公子比出奔晉

書名罪之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眾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

左傳

卷四十一

昭公

三

稽古樓

春秋  
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  
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  
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  
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  
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  
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  
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  
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

會於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  
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  
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  
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  
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  
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  
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  
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

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  
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未有禍人之心  
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  
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  
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藜雖有饑饉必  
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  
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  
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

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  
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  
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  
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  
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  
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誓之欲背誕也子  
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  
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

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  
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  
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  
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  
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  
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  
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  
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必及之大誓曰

卷四十一 昭公 六 隋古樓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  
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衮饒其靳  
反背音佩

伍舉椒舉介副也入館就客舍鄭人惡之  
知楚懷詐館於外舍城外也將以眾逆以  
兵入逆婦也請墀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爲  
墀行婚禮豐氏公孫段告莊其莊王圍之  
祖共王圍之父不列於諸卿言不得從卿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一 昭公 六 隋古樓

禮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爲欺先君不得爲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退恃實其罪謂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君命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壅塞不行所懼唯此館人守舍人也祧遠祖廟垂囊示無弓號鄭地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得志謂先歆午祁奚子又如宋恐楚復得志駕猶陵

也許謂衷甲尤甚也相晉于今七年襄二十五年始爲政以春言故云七年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號也服齊狄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平秦亂襄二十六年秦晉爲成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讞誹也武受賜謂受午言僭不信穠耘



也壅苗爲蓂必有豐年言耕鋤不以水旱  
息必獲豐年之收吾未能自恐未能信也  
詩大雅僭不信賊害人也舊書宋之盟書  
楚恐晉先歆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歆  
血經所以不書盟設服離衛謂設君服二  
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美矣君哉  
謂美服似君二執戈者禮國君行有二執  
戈者在前蒲宮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爲王

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  
雖服君服無所怪也假之寡君以聞諸大  
夫譏之故言假以飾令尹過假不反言將  
遂爲君子誓之欲背誕襄三十年鄭子誓  
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爲國難言子且自憂  
此無爲憂令尹不反戈子羽行人揮當璧  
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言棄疾有當璧之  
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國子國

利下村  
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犁圍此冬便  
篡位不能自終州犁亦尋為圍所殺故言  
可愍不憂何成言以憂生事事成而樂齊  
子齊惡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  
知共而已謂共承大國命不能知其禍福  
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  
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  
故不敢譏議公子圍絞切也譏其似君反

謂之美故曰婉簡而禮無所臧否古  
共事大國故曰禮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  
自愛敬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  
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大誓逸書兆憂  
聞憂兆也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  
年陳招殺太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  
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一

昭公

九

稽古樓

春秋  
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  
帶焉弗與梁其經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  
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  
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  
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  
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  
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  
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

忘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  
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  
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  
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  
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  
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  
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  
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  
春秋左傳卷四十一 昭公 十 稽古樓

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  
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  
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  
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  
商有妣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  
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  
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三齊盟者誰  
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

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  
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  
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  
人許之乃免叔孫經戶定反難去聲場音亦  
觀音館妣西典反邳皮悲  
反

伐莒取鄆兵未加莒而鄆服故書取而不  
言伐尋盟尋弭兵之盟瀆慢也請戮其使  
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桓子樂王鮒相佐

也使請帶以難指求貨故以帶爲辭蹙叔  
孫家臣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  
牆以蔽惡喻己爲國衛如牆爲人蔽誰之  
咎咎在牆吾又甚罪甚牆也怨季孫怨季  
孫之伐莒叔出季處謂季孫守國叔孫出  
使所從來久今遇此戮無所怨也帶褊言  
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患不忘國謂言  
魯國何罪難不越官謂言叔出季處圖國

忘死謂不以貨免三者忠信貞四者并義  
而四也執事謂叔孫畏威而敬命謂不敢  
辟戮汚勞事不逃難謂不苟免不靖其能  
其誰從之正謂安靖賢能則眾附從赦有  
罪謂不伐魯賞其賢謂赦叔孫彼此何常  
言今衰世疆場無定主王伯之令言三王  
五伯有令德時引正也謂正封界樹立也  
謂立官以守國表旗言旌旗以表貴賤制

令為諸侯作制度法令使不得相侵犯三  
 苗饕餮放二危者觀國今頓邱衛縣扈在  
 始平鄆縣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姚邳二國商諸侯邳今下邳縣徐奄二國  
 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卽  
 淮夷逐猶競也主盟不壹以彊弱無常故  
 更主盟大謂篡弑滅亡之禍又焉用之謂  
 焉用治小事辯治也吳濮有釁吳在東濮

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釁過也亢禦也  
 令尹亨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  
 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  
 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  
 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  
 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  
 之彊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  
 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

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

淫虐弗可久已矣

懦乃亂反

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自以為王何如問將能成否其可言可成也克弱而安之安於勝君是彊而

不義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彊不義足以滅之懦弱也滋益也以彊取謂取不以道必以為道謂以不義為道也淫虐弗可

久為十二年楚弑靈王傳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一

昭公

十四

陪古樓

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爲繁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厖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

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瓠戶故反  
比毗志反

入于鄭會罷過鄭戒趙孟戒享期也禮終賦瓠葉謂受所戒禮畢而賦詩瓠葉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告之謂告以趙孟賦瓠葉趙孟欲一獻以瓠葉詩義取薄物而以獻酬知欲一獻敢乎言不敢也夫人趙孟五



春秋  
獻籩豆以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趙孟  
辭趙孟自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私謂私  
語冢宰子皮請謂賦瓠葉禮終乃宴以卿  
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鵲巢詩召南  
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  
之采蘋亦詩召南義取蘋采薄物可以薦  
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何實非命穆叔言  
小國微薄猶蘋菜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

棄則何敢不從命稽愛也野有死麕詩召  
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  
厖也吠脫脫安徐悅佩巾義取君子徐以  
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  
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常棣詩小雅  
取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  
國厖使無吠卽受子皮之詩穆叔子皮曹  
大夫此三大夫皆兄弟國興起也兕爵所

以罰不敬知免於戾言小國蒙趙孟德比  
以安自知免此罰戮吾不復此謂不復見  
此樂也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  
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  
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  
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  
懼焉能恤遠吾齊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  
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儻  
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  
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  
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知音

王周景王定公劉夏潁水出陽城縣洛汭  
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為汭美哉禹功劉  
子見河洛而思禹功弁冕冠也端委禮衣

言今得其服冠冕有國家者皆由禹之力  
遠績庇民謂勸趙孟使纂禹功何其長言  
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八十日耄耄亂  
也齊於隸人言其自此於賤人而無恤民  
之心棄神人謂民爲神主不恤民故神人  
皆去趙孟不復年言將死不復見明年又  
何以年爲此冬趙孟卒起本

叔孫歸會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

自天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  
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  
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羸而惡豈  
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  
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賈音古

叔孫歸號會歸也旦及日中不出恨季孫  
伐莒使已幾被戮曾阜叔孫家臣忍外不  
忍內謂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日中不出是

不忍其內數月於外言叔孫勞役在外數月賈欲贏而惡囂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誼囂之聲楹柱也以喻魯有季孫

猶屋有柱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

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

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督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

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

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奸音干從

去聲而蔡素葛反說文作傑

犯鄭大夫楚子南穆公孫禽鴈也納采用

鴈布幣謂布陳贄幣子督公孫黑子南夫

言丈夫衝交道也直鈞罪在楚謂先聘子

南直也子南用戈子督直也子產力未能

討故鈞其事歸罪於楚奸犯也奸國之紀

謂傷人忌畏也太叔游楚之兄子亢蔽也  
蔡放也何有於諸游爲二年鄭殺公孫黑  
傅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  
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  
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  
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  
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

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  
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  
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  
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  
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  
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  
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  
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

春秋  
卷四十一  
昭公  
三

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  
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  
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日其  
與幾何造七報反雍去聲女音汝艾  
魚廢反蔭於金反惕苦蓋反

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權寵如  
兩君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罪秦  
伯罪失教也享晉侯言為晉侯設享禮造  
一舟為梁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一舍八乘

為八反之備自雍及絳雍絳相去千里川  
車八百乘歸取酬幣言備九獻之儀始禮  
自齎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終事八反  
謂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  
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  
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出  
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若能少此  
吾何得見言已坐車多故出奔叔齊司馬

春秋左傳卷四十一昭公三晉古樓

侯曷歸問何時當歸艾絕也國有與立言  
欲輔助之者多贊佐助也鮮少也少尚當  
歷五年多則不啻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  
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衢  
惕皆貪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

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  
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  
帶私盟于闔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

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計

游楚子南闔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實  
之者為明年子產數子皆罪稱薰隧盟起  
本黑強與盟自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子  
產弗計子皆強討之恐亂國也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  
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



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  
 以狗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  
 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  
 陳而薄之大敗之陳於澠反其音恭行音抗  
 五乘繩證反拒九甫反  
 大原即大鹵也無終山戎崇聚也所遇阨  
 謂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謂更增十人以  
 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言車每困於阨  
 道今去車故為必克卒去車為步卒毀車

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陳五乘為  
 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  
 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荀吳之嬖魏  
 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兩伍專  
 參偏皆臨時處置之名翟人笑笑其失常  
 未陳薄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  
 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疆

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督胡及公子滅明以大雁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莒音謀

齊雖納去疾莒人先召之故從國逆例書入去疾奔齊在襄三十一年展與吳外孫疆鄆田此春取鄆今正其疆界務婁督胡滅明三子展與黨大雁常儀靡莒二邑展

之不立以奮羣公子秩是棄人也詩周頌無競維人言惟得人則國家疆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崇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

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  
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  
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  
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  
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  
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  
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宜汾洮  
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

春秋

和而木

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  
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  
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  
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  
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  
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  
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  
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閼湫底以露其體茲心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一

昭公

三

晉古書

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  
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  
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  
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  
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  
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  
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  
也此皆然矣叔向向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

春禾

和

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  
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

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駢他才反關於葛

森震本作振音申大音泰屬之玉反洮他

刀反沈音審崇音詠湫子小反底丁禮反

高辛帝嘗曠林地闕尋用也后帝堯也臧

善也商邱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

湯先相土封商邱因闕伯故國祀辰星大

夏今晉陽縣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一

昭公

三

稽古樓

此在大夏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  
虞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爲震大  
叔成王之弟叔虞余命曰虞帝天取唐君  
之名成王滅唐封大叔叔虞封唐是爲晉  
侯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爲  
水官之長臺駘業其官謂纂昧之業宜猶  
通也汾洮二水名障謂陂障之大原晉陽  
也臺駘之所居帝用嘉之帝顓頊沈妣蓐

黃四國臺駘之後晉滅之滅四國也於是  
禋之謂有水旱之災則禋祭山川之神若  
臺駘者周禮四曰禋祭爲營僎用幣以祈  
福祥星辰之神若實沈者山川星辰何爲  
言實沈臺駘不爲君疾朝聽政聽國政晝  
訪問問可否夕修令念所施也宣散也湫  
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  
體羸露茲此也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壹

之同四時也內官嬪御殖長也美盡生疾  
謂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  
疾古之所慎言壹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  
所慎也辨別也四姬謂同姓姬四人爲治  
也有省猶可以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揮  
送之送叔向也其與幾何言將敗不久爲  
明年鄭殺公孫黑傳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

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  
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  
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  
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  
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悒堙心耳乃忘平和  
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  
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悒心  
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

左傳

卷四十一

昭公

三十九

晉古書

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  
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蓄陰淫寒疾陽淫熱疾  
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  
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  
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  
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  
國無亂諸侯無關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  
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蓄禍興而無改焉

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  
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  
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  
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  
山謂之蠱三三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  
其禮而歸之惛吐刀反

疾如蠱蠱惑疾也惑以喪志謂惑女色而  
矢志也良臣將死以良臣不匡救君過故

將死而不爲天所祐五節五聲之節中聲  
五降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  
息也降罷退君子勿聽謂五降而不息則  
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物亦如之言百  
事皆如樂不可失節煩乃舍言煩不舍則  
生疾琴瑟以儀節謂爲心之節儀使動不  
過度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五味謂金  
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

陰陽風雨而生發爲五色辛色白酸色青  
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徵爲五聲  
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徵  
驗也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  
人然過則生害四時五節言六氣之化分  
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陰淫寒疾  
寒過則爲冷陽淫熱疾熱過則喘渴風淫  
末疾末四肢也風爲緩急雨淫腹疾雨濕



之氣為洩注晦淫惑疾晦夜也為宴寢過  
節則心惑亂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  
心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女常隨男故言  
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改謂改行以  
救留吾是以云云主將死也溺謂沉沒於  
嗜欲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穀  
飛亦為蠱言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  
在周易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

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或山木  
得風而落物猶類也厚其禮謂贈賄之禮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犍欒郟鄭  
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  
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  
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  
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  
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一

昭公

三

晉書

春秋  
宮廋尹子皙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邲葬  
王于邲謂之邲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  
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  
子圍為長子于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  
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  
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  
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已  
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疆禦秦楚匹也使后

春秋

和百林

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  
皆來亦唯命且臣與齒無乃不可乎史佚  
有言曰非驕何忌雙尺州反樂音歷從  
去聲餼音堅底音旨

黑肱王子圍之弟子皙也犍縣屬南陽邲  
縣屬襄城櫟今河南陽翟縣三邑本鄭地  
行大事謂將弑君二子謂黑肱伯州犂縠  
絞也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長歷推己酉十  
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也幕及

春秋左傳卷四十一昭公三十三稽古樓

平夏皆邲敖子子干王子比子皙出奔鄭  
因築城而去邲敖楚子麇伍舉問問赴者  
曰共王之子圍爲長伍舉更赴辭使從禮  
此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同食食祿  
同也百人之餼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人  
秦公子富謂秦鍼富強秩祿不宜與子干  
同底致也詩大雅侮陵也使后子與子干  
齒謂以年齒爲高下而坐也不獲不得自

安言俱奔事有優劣唯主人命所處  
臣與羈齒不可以后子先來仕欲自同  
晉臣爲主人子干後來奔以爲羈旅之客  
非羈何忌忌敬也欲謙以自別

楚靈王卽位薳罷爲令尹薳啓疆爲太宰鄭  
游吉如楚葬邲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  
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  
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說音悅

不

不

靈王公子圍也即位易名熊虔行器會備  
不數年未能為四年會申傳

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  
辰朔烝于温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雜去  
聲

烝冬祭也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  
在晉之南陽温縣往會祭之趙氏烝祭甲  
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

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

戊十二月七日終劉定公秦后子之言及  
雍乃復謂鄭弔趙氏蓋趙氏辭之而還傳  
言大夫彊諸侯畏而弔之

左傳

卷四十一

昭公

三

晉古樓

春秋

卷四十一終

春秋左傳註卷第四十一終

春秋左傳註卷第四十一 昭二年 盡四年

晉 杜 預 註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叔弓叔老子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不討遂以為卿故

書之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二 昭公 一 信古樓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弔少姜也晉人辭之故還

季孫宿如晉

致褻服也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武孫之卒章韓

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二

昭公

二

晉古樓

卷四十二

昭公 三

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

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見音現以王子況反

韓宣子來聘以公即位故告為政謂代趙

武為政雖盟主而修好同盟故曰禮易象

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

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

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王言易象春秋文

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

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絲詩大雅卒章

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絲絲致興盛以管

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角弓詩小雅取

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

親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節詩小

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以言晉德

可以畜萬邦宣子譽之譽其好也封厚也

殖長也甘棠詩召南召伯息於甘棠之下

春秋左傳卷四十二 昭公 三 稽古樓

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  
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如齊納幣爲平公聘  
少姜子旗子雅之子不臣志氣亢也彊子  
尾之子如子旗亦不臣也夫子韓起君子  
有以知之爲十年齊纒施高彊來奔張本  
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  
德木瓜亦衛風義取於欲厚報以爲好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

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  
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  
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須韓起之子逆少姜也晉侯謂之少齊爲  
立別號所以寵異之謂陳無宇非卿欲使  
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也中都晉邑在西  
河界休縣東南班列也畏大國有所易是  
以亂作以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



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  
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譏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  
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  
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  
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  
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  
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

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  
德夫子近德矣

報宣子為此春韓宣子來聘郊勞以聘禮  
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徹達也請辭辭郊  
勞也臣之祿謂得通君命則於己為榮祿  
敢不敢也宗猶主也辭不忘國謂稱舊好  
先國後己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次稱臣  
之祿後己也詩大雅

春秋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爾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

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遽其據反厭去聲褚中呂反

游氏大叔之族黑為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傷疾作即前年游楚所擊創駟氏黑之族遽傳驛也使吏數之謂責數其罪伯有

之亂在襄三十年以大國之事未爾討言  
務共大國之命不暇治女罪昆弟爭室謂  
爭徐吾犯之妹盟矯君位謂使大史書七  
子印子皙之子褚師市官衢道也加木書  
其罪於木以加尸上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  
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  
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

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  
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  
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公如晉晉使文伯辭以晉侯溺於所幸爲  
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弔不敢以私煩  
諸侯故止之宿遂致服致少姜之襚服公  
以末秋行始冬還乃書之故經在冬彼何  
罪彼無宇也公族逆而上大夫送逆卑於

送是晉國不共頗不平也少姜有辭謂請

無字之辭冬無字歸晉侯赦之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弔少姜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襄二十五年盟重邱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

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無傳記災

北燕伯欵出奔齊

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書名從告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二

昭公

八

晉古樓

魯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古如晉送少姜之葬  
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  
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  
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  
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  
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  
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  
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

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  
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  
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  
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  
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歷反爲去聲而數  
所具反知音習

梁丙張趯二子晉大夫甚矣哉謂卿共妾  
葬過禮甚將得已言不得止也文襄晉文

春秋左傳卷四十二昭公九 晉左傳

公襄公令諸侯三歲聘五歲朝以彼明王之制歲聘閒朝在十三年今簡之夫人卒士弔大夫送葬按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十年蓋時俗過制故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昭禮謀闕謂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闕無加命命有常也不擇位而數於守適言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

之禮已過文襄之制繼室復薦女也火心星火中寒暑退謂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求煩不獲言將不能復煩諸侯張趯猶在君子後譏其無隱諱也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同盟之禮故傳發之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二

昭公

十

晉古婁

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  
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  
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  
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  
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  
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  
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  
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

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經  
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  
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  
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  
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  
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  
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  
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

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  
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  
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  
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踊  
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  
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  
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  
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

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傲而宮室滋  
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  
讐纒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  
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怡憂公室之卑其  
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  
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  
曰晉之公族盡矣胥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  
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胥之宗十一族唯羊舌



氏在而已胥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  
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  
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  
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  
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  
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  
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  
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

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  
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  
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  
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  
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  
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  
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  
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

不和

請乃許之

質之二反焜胡本反任音王區音歐屨食軫反煥於喻反休虛喻反

戲平聲行音杭乘去聲磳音觀湫子小反塏苦代反

請繼室於晉復以女繼少姜也不獲不得自來也先君之適謂少姜徼福於大公丁公徼要也二公齊先君言收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猶有適謂適夫人之女遺餘也若而人言如常人不敢舉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曰在縗經未敢請以制夫人

之服則葬訖君臣乃釋服唐叔晉之祖既成昏許昏成

安子受禮受賓享之禮齊其何如問興衰也齊為陳氏言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氏棄民不恤也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鍾六斛四斗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家量貸而公量收貸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二

昭公

十四

晉古婁

厚而收薄也弗加於山海謂賈如在山海  
不加貴也二人於公言公重賦斂三老謂  
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踊  
貴踊別足者屢言別多煥休痛念之聲謂  
陳氏也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  
陳氏之先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  
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  
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戎馬不駕

能無言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公  
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爲卒言人皆非其  
人非其長滋益也道殣餓死爲殣女富溢  
尤女嬖寵之家欒郤胥原狐續慶伯八姓  
晉舊臣之族也阜隸賤官政在家門言大  
夫專政恣藏也悛改也何日之有言今至  
讒鼎名也昧旦早起也不大也言夙興以  
務大顯後世猶解怠子將若何問何以免

此難宗十一族同祖爲宗肝無子謂無賢  
子公室無度謂無法度幸而得死言得以  
壽終爲幸豈其獲祀言必不得祀也湫隘  
囂塵謂湫下隘小囂聲塵土爽塏爽明塏  
燥也先臣晏子之先人侈奢也敢煩里旅  
旅眾也不敢勞眾爲己宅繁多也既告於  
君并與叔向語之傳護晏子令不與張趯  
同譏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適疾也言君

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既拜謂拜謝新  
宅毀之爲里室以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  
宅故復之反之還其故室唯鄰是卜卜良  
鄰也二三子謂鄰人不犯非禮以去儉即  
奢爲非禮傳言齊晉之衰賢臣懷憂且言

陳氏之興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  
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二

昭公

十六

晉左傳

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勲伯石  
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  
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  
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  
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  
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縣也二  
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  
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合之二子曰吾不

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  
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  
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  
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復從禍莫大焉  
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  
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稱去聲

策賜命之書子豐段之父州縣今屬河內  
郡汰驕也豹欒盈族州本屬温温趙氏邑

故文子曰温吾縣也郤稱晉大夫始受州  
自是州與温別至今傳三家別縣不唯州  
誰能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得追而  
治取之獲趙文子之子文子曰退使獲退  
也二子二宣子也弗知實難謂患不知禍  
所起豐氏故主韓氏故猶舊也豐氏至晉  
舊以韓氏爲主人宣子請之爲復取之故  
以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之爲七年豐氏歸

州張本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  
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  
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  
禮椒爲之辟仇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  
之有禮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薑爲少姜之有寵也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二

昭公

十六

稽古叢

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  
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  
將來乎更平聲  
遠去聲

韓起逆女爲平公逆也更公女謂更嫁公

女寵謂子尾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  
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  
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

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  
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  
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  
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  
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  
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冀除先人之  
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  
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

左傳

卷四十二

昭公

十九

稽古樓

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立王謂楚靈王新立宋之盟云云交相見  
布陳也猜疑也君實有心何辱命言若有  
事晉心至楚可不須告大叔之歸在此年  
春曰吉賤非上卿也孟張耀也庶幾如耀

言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  
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

又與一貳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  
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  
從之

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一睦謂小邾

八月大雩旱也

齊侯田於莒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  
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  
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二

昭公

二十

晉古樓



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癸于北

燕見音現種章章勇反

莒齊東竟嬖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

於竟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為害二

子子雅子尾心甚長言不可信放嬖于北

燕悲其復作亂也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

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

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

比毗志反

比相親比也書欵出奔齊罪之以欵罪輕

於衛衍重於蔡朱故舉中示例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

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以鄭

伯共田故賦之江南之夢楚之雲夢跨江

南北

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  
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媯  
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  
哉媯九危反  
个古賀反  
竈子雅司馬竈齊大夫子旗不免以其不  
臣也媯陳氏二惠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  
孫也競彊也爽明也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當雪而雹故以為災而書之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  
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靈王始會諸侯

楚人執徐子

稱人以執以不道於其民告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  
淮夷伐吳

春秋

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勝小邾宋不在故也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

執齊慶封殺之

楚子欲行霸為齊討慶封故稱齊

遂滅賴

九月取鄆

鄆莒邑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二

昭公

三

晉左傳

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  
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  
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  
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  
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  
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  
獄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  
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

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  
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  
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  
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  
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  
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  
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  
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

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  
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  
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  
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  
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  
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  
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  
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

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邾宋邾畏魯  
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  
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  
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鼓反開音閑鄉音  
向大音泰見音現

楚子止許男欲與俱田也復田江南前年  
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二君鄭許  
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不易言有難也願

看禾  
結驩二三君欲得諸侯謀事補闕虞度也  
假寵以請謂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相  
助也楚將棄之棄不以爲君也殆危也齊  
楚多難謂多篡弑之難四嶽東嶽岱西嶽  
華南嶽衡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  
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  
西北荆山在新城沔鄉縣南中南在始平  
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不一姓言雖是天下

至險無德則滅亡冀北土燕代也亨通也  
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爲宇仲孫公孫無  
知事在莊九年里克平鄭事在僖九年衛  
邢無難亦喪之以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  
五年衛滅邢不獲時見言不得自往謙辭  
椒舉請昏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少安  
不在諸侯謂安於少小不能遠圖多求貪  
也如一晉楚同也將焉用之謂焉用宋盟

大國晉也誰敢不至言楚威力所能及逞  
快也求人以快意入必違之同欲盡濟爲

下會申傳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  
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  
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  
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  
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

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  
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  
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  
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  
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  
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  
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雹癘疾不降民不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二

昭公

二十七

晉古樓

天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  
雷不發而震電之為雷誰能禦之七月之卒  
章藏冰之道也

互與互通  
與音預

禦止也申豐魯大夫日在北陸藏冰陸道  
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  
陸朝覲而出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  
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固陰沍  
寒於是取之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

道達其氣使不為災賓食喪祭用之言不  
獨共公用也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  
亥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  
祭其神桃弧棘矢以除災謂桃弓棘箭所  
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食肉之祿謂在  
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命婦大夫妻祭  
寒享司寒也獻羔而啓謂二月春分獻羔  
祭韭開冰室公先用優尊也火出火星昏

春火左傳

卷四十二

昭公

二十六

稽古樓



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老致仕在家者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隸皆賤官以風壯冰因風寒而堅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周周密也其用之徧謂及老疾也愆過也愆陽謂冬溫伏陰謂夏寒淒風淒寒也苦雨霖雨爲人所患苦震霆也癘惡氣也天札短折爲天天死爲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謂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又火

出不畢賦有餘則棄之風不越雷不發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爲害七月詩幽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冲冲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風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春秋左傳卷四十二昭公二十九

稽古叢

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邾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

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其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

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  
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  
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  
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  
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  
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  
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  
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

如之德遠而後與

向舒亮反成音恤共音恭  
守去聲屬章欲反墮許規

反仍如承反  
緡亡巾反

魯衛曹邾不會如子產言也鄭伯先代于

申自楚先至會地啓禹子也河南陽翟縣

南有鈞臺陂蓋啓享諸侯於此河南鞏縣

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武誓孟津時

伐紂也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酈在始平酈縣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二

昭公

三

稽古樓

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周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齊桓盟召陵在僖四年晉文盟踐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選焉謂選擇所用王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禮敢不薦聞言所聞謙示所未有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爵公故獻公禮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使椒舉

規過規正二子之過禮未見者有六言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請辭請王辭謝之宗祧之事言爲宗廟田獵寡君將墮幣以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書宋大子佐知此言在會前王以爲貳執諸申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示侈自奢侈也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仍緝皆國名黎東夷國名大

春秋

左傳

卷四十二

昭公

三

稽古樓

室中嶽復很也遠惡而後棄言惡及遠方  
則人棄之爲十三年楚弑其君傳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  
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  
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  
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  
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  
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

齊慶封弑其君弑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  
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  
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  
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  
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  
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  
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  
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

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  
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

也費扶味反  
從去聲

宋鄭先歸經所以更敘諸侯也時晉之屬  
國皆歸獨言二國者鄭伯久於楚宋大子  
不得時見故慰遣之宋鄭從從伐吳以答  
見慰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  
之子執慶封而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

年奔吳八月無甲申日誤逆命謂性不恭  
順其肯從於戮言不肯默而從戮播揚也  
無如慶封弑其君以齊崔杼弑君慶封其  
黨也故以弑君罪責之中軍王所將也成  
王克許在僖六年王從之從舉言也鄢楚  
邑使韋龜棄疾城之爲許城也韋龜子文  
之立孫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  
與爭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

晉火左傳

卷四十二

昭公

三

稽古樓

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邱公立而不撫鄆  
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著邱公去疾也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帥  
微也重發例者以通叛而自來

鄭子產作邱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  
為薑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  
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  
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

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  
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  
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  
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  
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董

邁反渾  
平聲

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

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謗

春秋左傳卷四十二 昭公 三十五 稽古樓

春  
毀也其父死於路謂子國爲尉氏所殺已  
爲蠱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子寬鄭大  
夫以用也度法也詩逸詩子產自以爲權  
制濟國於禮義無愆遷移也渾罕子寬涼  
薄也敝將若何言不可久行姬在列者在  
列國也蔡及曹滕先亡蔡偪楚曹滕偪宋  
鄭先衛亡偪晉楚也子產權時救急渾罕  
譏之正道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宋方之役楚沈尹  
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遠啓疆城  
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  
之師

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譙國鄴縣東北有棘  
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宋方役在此  
年秋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  
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宜咎本陳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二

昭公

三

稽古樓



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然丹鄭穆公孫襄  
十九年奔楚彭生楚大夫罷鬪韋龜城賴  
之師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  
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  
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  
黑而上僂深目而緘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  
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

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  
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  
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  
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  
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  
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  
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  
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邱猶遂遇疾焉豎

春秋

左傳

卷四十二

昭公

三

稽古樓

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  
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  
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  
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  
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菜  
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人不示出  
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  
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

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  
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  
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  
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  
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  
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  
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  
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

春秋  
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  
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  
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  
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  
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  
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  
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  
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因

欲去之勝音升僂力主反緘音加喙許穢反奉音捧取七住反見音現洩息列反

穆子去叔孫氏以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  
奔齊庚宗魯地遇婦人問其行告之故婦  
人聞而哭之國氏齊正卿姜姓夢天壓已  
穆子夢也上僂肩偃緘喙口象豬也徒從  
者志識也宣伯奔齊饋之宣伯僑如穆子  
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饋宣伯先子宣  
伯先人願之久言兄始爲亂已則有今日

春秋左傳 卷四十二 昭公 三十九 譜古婁

之願蓋忿言也穆子不告而歸時在齊生  
孟丙仲壬魯召之立爲卿襄二年始見經  
獻以雉獻穆子也問其姓問有子否曰余  
子長時襄二年豎牛五六歲遂使爲豎豎  
小臣也傳言從夢未必吉爲政謂爲家政  
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國  
姜孟仲母其子孟丙仲壬也邱猶地名牛  
強孟盟欲使從己孟不肯爾未際際接也

言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鄉以落之以豕  
豬血釁鐘日落旣具謂饗禮具請日謂請  
饗日謁白也出命之日詐命也北婦人國  
姜也客謂公孫明使拘而殺之殺孟丙也  
萊書公卿士名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公  
賜之環賜玉環也使牛入示示叔孫也而  
何如何何爲怪牛言也旣自見言仲已自  
往見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杜洩叔

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洩  
殺之求之而至又何去言求食可得無爲  
去豎牛蓋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使寘  
饋于个寘置也个東西廂置虛命徹謂寫  
器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命去之癸丑不食  
乙卯卒二日絕糧也昭子豹之庶子叔孫  
媯也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使惡  
杜洩於季孫憎洩不與已同志路王所賜

叔孫車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左不便舍置  
也受命于朝而聘于王在襄二十四年夫  
子謂叔孫王思舊勳而賜之路感其有禮  
以念其先人復命致君豹不敢自乘也司  
徒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司馬謂叔孫也  
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勳功也曰夫子固  
欲去之誣叔孫以媚季孫也

春秋左傳註卷第四十二終

春秋

卷四十二

